

龙塘故事

生活在这座快节奏的城市
他们在失去 也在得到

毕亮

著



15 则充满彷徨与幻灭气息的
深圳故事

15 种追寻物质
却终于皈依精神的平凡人生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毕亮，1981年生，湖南安乡县人，现居深圳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级研讨班青年作家班学员。已发表中篇、短篇小说80余万字，散见于《十月》《钟山》《天涯》《大家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青年文摘》《新华文摘》等期刊。作品多次入选年度小说选本，短篇小说集《在深圳》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，《地图上的城市》入选深圳新锐作家文丛。曾获2008年度长江文艺文学奖、第十届（2010年度）作品文学奖、第十届丁玲文学奖、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、深圳青年文学奖，另有小说改编成电影。

龙塘故事

生活在这座快节奏的城市
他们在失去 也在得到

毕亮
—
著

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

© 毕亮 202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龙塘故事 / 毕亮著. —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
2020.10

ISBN 978-7-205-09961-9

I. ①龙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0) 第180589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ph.com.cn>

印 刷: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45mm×210mm

印 张: 8.25

字 数: 14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20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娄 瓴

封面设计: 丁末末

版式设计: 姿 兰

责任校对: 冯 莹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9961-9

定 价: 39.80元

献给毕唯一、毕佑一，
活出自己的光芒。

目录

父归	001
正在到来	018
龙塘故事	037
人间盐粒	057
家乡是你的后院	076
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	092
不可告人	107
一眼望不到尽头	129
亲爱的敌人	148
到处都是风	164
绿 萝	182
海钓者	199
幸福里	217
恒 河	234
后记 “深圳”的馈赠	252

父归

—

醒来时天蒙蒙亮，我闻到房间有股潮气，闭眼想，若父亲还活着，这时他该起床了。

我们家，父亲总是起得最早。起床后的父亲，似只老猫，在客厅、在厨房、在洗手间悄悄走动，走得小心翼翼。他生怕惊动我，惊动李明亮。待洗漱完毕，他便脚蹬运动鞋，出门，在楼下小区遛圈。有时，他也会带上那把剑柄脱漆的太极剑，走到小区广场椰树下，迎着晨风，练几式杨门太极剑。不知从何时起，父亲不练剑了，后来出门遛圈也骤减。他变成一只嗜睡的懒猫，坐沙发上、坐木椅上，随时随地打盹，发出不规律的鼾声，仿佛被人掐住脖子，咽一口涎水，倒吸一口气，他又醒过来……

正值初夏，深圳气温渐热，我和李明亮在城市东部待

了三天。

东部临海，空气里满是腐烂海藻、死虾死蟹及海水的腥味。夜间，前来吊唁的宾客散尽，我在酒店阳台躺椅上枯坐，回忆年少时种种人事，夹杂古怪气息的海风掠过阳台，鼻腔遭遇刺激，喷嚏连连，我只得回屋，关闭滑道门，将肆虐的海风堵在黢黑的门外。

我对腥咸的海风过敏，也不贪念深海的诗意。

但没办法，殡仪馆和墓园都位于此。这几天，我和李明亮忙着处理父亲后事。我累坏了，他也累坏了。深夜，我躺床上我睡的位置，困得眼皮睁不开，却睡不着。可能是不习惯酒店过于柔软的床垫，也可能是其他原因。

阳台传来海风呼啸而过的声音、浊浪涌动的声音。似乎还有其他声音，我竖起耳朵，仔细听，是细微的哭声。我想象海边某个角落，有个披头散发的女人，蜷缩在黑暗中绝望地哭泣。我感到冷，躲被子里，交叉双臂，环抱自己。把自己抱成一只蚕蛹，还是冷。

一只手伸过来，轻捏我左手手心。

是李明亮，他也没睡。

我想挪开我的手，念头一闪而过，手没动。我考虑父亲“五七”过后，就跟他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。嘴唇凑过来，想吻我。我扭头躲开了。李明亮说，人死不能复

生，别想太多，早点休息。

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不可能不想，去世的人是我父亲。我想起那天守病房，父亲临终前，握紧我的手，大概他把我当成医院的护士或护工。他说，麻烦帮我捎个话，告诉陶陶，她爸爸要出趟远门，交代她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担心。陶陶是我乳名。父亲生前罹患阿尔茨海默症，那时他已经不认得我，自然也不认得其他人。

那只手传递过来的温暖，让我感觉稍微暖和了些。

我说，刚才我想起小时候，父亲教我骑自行车，我老学不会。邻居提醒父亲，不能一直扶车座，要学会放手，那样才学得快。父亲说怕一放手，自行车倒了，孩子摔跤。

侧过身，李明亮用空闲的那只手掖紧被褥，他说，我们都要往前看，不能一直活在回忆里。

我说，这些年我常想起小时候学骑自行车。明亮，还记得三年前吧你，我爸住进养老院，我去看他。那时他就有老年痴呆症状，我走进门，他瞄了我一眼，不理我，坐椅子上独自啃苹果。当着他的面，我流了眼泪，他还是不理我。现在，我爸走了，他对我是彻底放手了。

李明亮说，你爸生病，我们都忙，照顾是照顾他了，哪有那么周到。他过得没一点生活质量，走了，未必不是件好事。

左手从那只温暖、干燥的手掌中挣脱出来。我说，别谈这事了，现在，你和她怎么样？她是指他“女朋友”，好像是个售楼小姐，四川稻城人。过去我一直清楚她的存在，但我没跟李明亮捅破那层纸，真捅破了，谁脸上都不好看。

李明亮说，谁？

我说，那个售楼的。

身体在被褥里挪了挪，两秒过后，李明亮说，本来就是藕断丝连，现在彻底断了。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是奚落他，还是嘲讽他？只好说，睡吧，累。

因为他们的关系，我曾经伤心过、愤怒过，想闹个鱼死网破，最终我忍住了，把心思全花在工作上，懒得理他那点破事。我想离开了谁，地球不是照样转？但父亲的离开，让我一时觉得，地球停止了转动。黑暗中我闭眼，不断提醒自己，父亲只是出了趟远门，他还会回来。

是的，父亲还会回来。

二

奥迪驶出墓园停车场。

李明亮想开口讲话，抬眼望道路两旁枝繁叶茂的大叶榕，又忍住了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无非是安慰之词。不过此刻，沉默应是最好的安慰。

从东部返回市区的路上，我和李明亮变成两名哑者，一路上他开他的车，我要么凝视车窗外的风景（远处是孤零零蛮荒的海岛，中间是游客多得像蚁群的海滩，近处是海港码头成片的集装箱），要么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。

车内空气令人窒息。

更要命的是，沿海高速塞车，汽车走走停停，一路蜗行。我猜肯定是前方发生车祸，导致堵车。紧靠椅背，我眼睛发胀，感觉脊椎不舒服，脖子不舒服，浑身不舒服，似有无数只蚂蚁触挠心脏。

闭眼，我忍受着，忍受这带痒的痛。

李明亮似乎察觉到我的不适。他说，估计走过这段，路应该就顺了。车窗开启，湿漉漉的空气蹿进来，我闻到一股霉味，是父亲弥留之际身上的味道，骨骼变质衰老的味道。不久，奥迪经过车祸现场，我瞥见残留路基的斑斑血迹及一地狼藉的铁皮残骸。屁股在汽车皮质坐垫上挪了一下，又一下，我想对李明亮说，慢一点开车，注意安全。嘴巴却似上了锁，最终没张开。

我们到家时，天快黑了，整座城市亮起浓稠的灯火。

巡视客厅的摆设，茶几摆在原先茶几的位置，空调挂在从前空调的位置，一切都没变，我却感到陌生，仿佛走进别人的房子，连呼吸的空气都是陌生的。李明亮坐沙发上，背靠灰色布艺靠垫，他像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，郑重对我说，陶陶，我们得好好聊一聊。

我不清楚李明亮打算聊什么，跟我想的是不是同一件事。看他一本正经的模样，我猜他想的应该跟我一样，八九不离十。结婚后的第三年，他就想要个孩子，不管是男孩，还是女孩，都行。我没答应，公司业务太忙，且我心存自己的想法，想在职场有所作为。那一两年，我亲见两个大学同寝室的女同学，生完小孩后，人生重心转移到孩子身上、转移到家庭上。想起在我高中时离世的母亲，我不想沦为家庭主妇，至少当时不想。

盯着李明亮额头的黑痣看，我没依他的话题继续往下讲。

李明亮说，有空么，咱俩聊聊。

我想起手头的述职报告没弄完，恰巧赶上父亲去世，现在得赶紧抛开悲伤，加班加点写完述职报告。我说，再等段时间，等我忙完竞聘。

他知道我上司跳槽的事。上司走了，空出一个销售总监的位置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个好机会，也是我一直期盼的

事。在深圳这些年，只有一步一步往上走，我才有安全感，才觉得双脚是踩在土地上，而不是虚无的云朵或棉花上，脚踏实地人才会踏实。

李明亮从头到脚打量我，像瞅一个陌生人。或许在他眼里，我不是人，而是个冷血动物。他说，你爸刚走，别把自己绷那么紧，该放松时就得把弦松下来。

我说，李明亮，你看看深圳，看看我们身边的人，他们都在往前跑，我一放松、一歇气，可能就掉队了。我妈的事，我跟你讲过吧，她患癌症，家里没钱治，说起来我心里都有点怨我爸，若是家里经济宽裕，说不定我妈能多活几年。

至今我仍记得父亲从医院回来，手足无措的模样，那是一只困兽无奈的表情。夜里，父亲找来一张纸，在上面写下许多亲戚、朋友的名字，名字后面是一串数字。他告诉我，这些人是可以开口借钱的人。他想给母亲凑医药费。结果父亲跑了一圈回来，收获不大。对凑款这事，父亲过于乐观。后来某个雨夜，我听到父亲酒后的絮语：“陶陶，到头来，人啦，人还得靠自己！”

李明亮把视线从我身上，转移到茶几的果盘。果盘里有三枚冰糖心苹果，苹果失去水分，正在枯萎，果皮皱了。他说，这是哪跟哪，陶陶你越扯越远，驴唇不对

马嘴。

我说，过段时间，我会找你聊。

我希望早点坐实销售总监的位置。打开冰箱，里头几乎是空的，只有两瓶卡士酸奶和一袋拆封的湾仔码头速冻三鲜水饺。肚子饿了，我没一点胃口，走进书房，打开电脑，点击述职报告文档，看着自己从一名普通的销售员做到销售经理，再到统管华南区域的销售副总监，眼泪水禁不住流出来。从父亲去世办完葬礼到回家，我没流一滴泪。

紧闭的书房门打开了，李明亮端杯冒热气的速溶咖啡，走进来。我不想让他看到我流泪的狼狈相，但来不及躲藏。搁下咖啡杯，他往门外走，走三步，又回头说，陶陶，想哭就哭吧你！

背后，书房门关拢了。我坐电脑桌前，闷声毫无顾忌地流泪，想这一切到底值不值。我能想象得到，我哭的模样有多狰狞。

三

“走吧！再拖该落雨了。”

三年前的春天，某个上午，父亲站客厅沙发旁，催我

跟他一起出门。父亲语气柔和、平静，听不出快乐，也听不出悲伤。他拎只手提旅行包，孤独地站着，似头衰老的兽。我清楚包里装的什么，剃须刀、牙膏、牙刷、洗发水及换洗的衣物。

我们要去养老院。

确切地说，是我送父亲去养老院。我在客厅寻找谭木匠梳子，寻了半天，总算找到。面对梳妆镜，我择出发丛中的两根白发，拔掉。忘了这是拔掉的多少根，那段时间，白发似离离原上草，拔了，隔天便冒出来，没完没了。

我没理会父亲的催促，继续坐梳妆台前，描眉，抹口红。我想起小时候的夏天，临近放学时天降暴雨，同学们相继被家人接走，我望着眼前的雨雾发愣，从大雨中走出一个湿漉漉的身影，是父亲来了。我记得那个潮湿的雨天，湿气笼罩着我，让我感到凉意浸入骨髓。父亲将我背在后背，撑着雨伞，带我回家。趴在父亲背上，尽管周围是淅淅沥沥的雨，但前胸贴后背、父亲托住我身体的大手，让我倍感温暖。

父亲又在客厅催了。

屁股坐椅子上，身体每一个器官都不想起身，我就想慢一点，能慢一点就慢一点。我心里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

送父亲去养老院。实在没别的法子，那阵子我刚升职，当上销售经理，公司派我前往上海出差，至少得半年，时间长的话，可能要一年。我跟李明亮讲这事时，他不乐意，也不同意。他说，陶陶，你就不能顾点家么？再说，你爸怎么办？我说，我这不是跟你商量，是通知你。家里的事，还有我爸，就靠你了，多费点心你。李明亮还想再说什么，瞟我一眼，知道我吃秤砣铁了心，便没再开口，只是气鼓鼓地拿眼睛刺我。

估计是我和李明亮的争吵，传到父亲耳中，他主动提出来，要去养老院。又说，反正周末就回家，说起来，等于是住宾馆，还有人伺候，多好！想来想去，找不到更好的办法，我只好同意父亲的要求，安排他住养老院。

李明亮在厨房清洗吃早餐的碗碟，传来瓷器撞击的声音。我知道他有情绪，他不想我在职场做拼命三郎，想我的工作节奏缓下来，生个孩子，或者两个。我有我的想法和追求，哪能满足他的心愿？有段时间，因为这个，我们经常发生争执，他会赌气说，陶陶，若是我长了子宫，可以生孩子，就不必麻烦你，真想跟你把角色调换过来。

“该走了，陶陶。”

父亲继续催我，语气平静、温和。对我，父亲永远是这个样子，不像李明亮，气急了，就对我恶声恶气，吼

我。但大多数时候，是我凶他、吼他。在我眼里，他基本是个善良、本分的人，做丈夫，若除去跟售楼小姐的暧昧关系，也算称职。

李明亮从厨房出来，走进卧房，拢向我。拖鞋击打瓷砖地板的声音刺耳。他说，陶陶，你爸叫你，该出发了！

我磨蹭着，思忖再怎么拖下去，我和父亲终究要出门，我要走我的路，父亲要走他的路。目视父亲拎只旅行袋，站在客厅孤零零的模样，我心堵得慌。瞥了眼阳台，阳光普照，天气好得无可挑剔，我却浑身发凉，像是身体冻在冷库里、跌进冰窖里。我说，爸，咱们走吧！

那一刻，我想哭。

四

养老院应该是由闲置厂房或旧楼改建，隐约能闻到近期刷墙漆滞留的零星的油漆味，并不刺鼻。

院方安排给父亲的那间房，不知上一任主人是谁，为何种身份，大约是位艺术爱好者，喜欢涂鸦，阳台墙面画了好几幅“作品”，站立的人、卧床的人，还有一朵花瓣怒放的圆盘，朝向悬空的太阳，可能是向日葵。另一处墙面有11个数字，写得正正经经，连起来看应是手机号码。